

大家小品丛书·费孝通卷

傅光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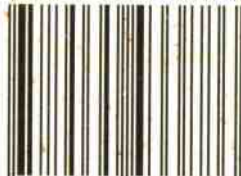
一代良师

费孝通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良师

ISBN 7-5354-3388-X



9 787535 433886 >

定价：16.00元

大家小品丛书·费孝通卷

一代良师

主编 傅光明
编者 徐建华

费孝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良师/费孝通著;傅光明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

(大家小品丛书·费孝通卷)

ISBN 7-5354-3388-X

I. —…

II. ①费…②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2308 号

责任编辑:刘 方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门乃婷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2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封未拆的信

——纪念老师沈邈英先生····· 1

忆《少年》祝商务寿····· 7

旧话相应

——《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10

悼福彭····· 18

怀念母校····· 21

武夷曲····· 25

海南曲····· 32

一代良师····· 37

应该说是有点缘分····· 41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45

在人生的天平上

——纪念吴泽霖先生····· 60

忆小学乡土教育····· 67

猴年辞岁····· 72



寻根絮语	76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88
《江村经济》前言	96
三访江村	101
日译《生育制度》序	120
《山水、人物》自序	129
《云南三村》序	134
《外访杂写》前言	144
孔林片思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49
人不知而不愠	
——缅怀史禄国老师	156
关于教育的思考	176
面对世纪之交,回顾传统文化	184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188
个人·群体·社会	
——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195
从蚌龙想起	222
青春做伴好还乡	
——《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序言	231

一封未拆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1

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向北，约摸半个钟点的路程，就到三叉口。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三叉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便道常来我们魁阁，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叉口望他。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这样说，“我在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

我停了一忽，接着说：“说来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我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那时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我母亲去世不久，她

小
品



是我母亲的朋友，她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她那时所说的，听过也就忘了。但是，我一闭眼，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一副近视眼，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至少，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

我一面说着，二十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他幼年的女教师，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手插在裤袋里，脸红红的，眼睛潮润润的，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怎会教得着你的呢？”

十多年前，我如果听到这话，一定要脸红，决不会接着说：“是呀，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那个学校名叫振华。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

我在中学里时，最怕是有有人提起我的来历；愈是怕，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女学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我怎么会勇气，在我女教师的身边并排着走？校门救了我，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头也不敢回，甚至连“再会”两字也没有说。可是，虽则这样鲁莽，我却并没有这样容易把这事忘却，二十多年后，还是这样清楚地记得：那副眼镜，那件红方

格的西装，和温存的语调。

我进高小刚是十岁，初次从小镇里搬到苏州。羸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学。振华靠近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开办的，而且是个女学。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不久我成了这女学校里少数男学生之一。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地送我去，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以后她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她房里的样子现在已模糊了，只记得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黄黄的一片。当时，沈先生，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呼她，其实还是和这一片黄花一样的时代，但是在我看来，她却免不了已经属于“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伟大人物那一类了。我当初总有一点羞涩，也有一些异样：在四年的小学中，老师在我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打手心的是他，罚立壁角的也是他，一个似乎不太讲理，永远也不会明白孩子们心情的权威。可是这个老师却会拉着我的手，满面是笑容，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这使我不太明白。我想，我那时一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不然，我怎会现在只记得满墙的迎春花呢？

沈先生教我算学，每次做练习，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习题做快了，又不重看一遍，不免时常把6写成8，2写成3。“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课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顽皮的手心，或禁闭过这个冒失的孩子。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忙乱的步伐，微微地摇摇头：“孩子们，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



过了有十年的一个暑假，我在沪江的暑期学校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天气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入晚靠窗眺望黄浦江的烟景，一个个还是几何的图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历史上的人名，地理上的地名，而对于数字并不怎么怕；若是有理由可说的，该是我高小里历史和地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缘故罢。多少孩子们的兴趣在给老师们铲除送终？等大学毕业，一个人对于学术前途还没有全被封锁的，该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

我的性格也许是很不宜于算学的，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我竟为了它牺牲了一个可以夏游的暑天。

从那天偶尔在街上见面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老师。我也没有去想着她的理由。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经投入了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得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绩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之中了。

一直到徐季吾先生说起了沈骊英先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我才引起了这一段内疚。其实，如果不是我当时也在教书，也许这段内疚都不会发生。人情原是这样的。我问起沈先生的生活，徐先生这样和我说：“她已是一个一群孩子的好母亲，同时也已成了我们种麦的农民们的恩人了。华北所种的那些改良麦种就是她试验成功的。她从南京逃难出来，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可是，亏她的，我们所里的那些麦种却一粒不漏地运到了重庆。我们现在在云南所推广的麦种，还不是她

带进来的种子所培植出来的？所里的人都爱她。她是所长的太太，但是，她的地位并不是从她先生身上套取来的，相反的，她帮了她先生为所里立下了一项最成功的成绩。”

我听着了，不知为什么心跳得特别快，皮肤上起一阵冷。一个被认为早已“完成”了的小学里的老师，在我们分离的二十多年中，竟会生长得比她的学生更快。她并没有停留，她默默地做了一件中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良麦种，听来似乎很简单，可是，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麦子的花开得已经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轻手轻脚地包好，防止野蜂带来了野种。花熟了，又要一朵朵地把选择好的花粉加上去。如果“粗心大意”，一错就要耽搁一年。一年！多少农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

家务，疾病，战争，在阻碍她的成功，可是并没有打击倒她。她所改良的麦种已经在广大的华北平原，甚至在这西南偏僻的山国里，到处在农民的爱护中推广了。

我从三叉口回来，坐在魁阁的西窗边，写了一封将近五张纸长的信给我这二十年没有见过面、通过消息的老师。我写完这信，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我想，任何一个老师在读着他多年前学生的信，一封表示世界上还没有把老师完全丢在脑后的学生的信，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我更向她说：“当你在试验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曾经受过你教育的孩子，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老师，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试验室里感觉到工作后疲乏的可贵。我可以告慰你的不过是这一些。让我再加一笔，请你原谅我，我还是像在你班上时那样粗心大意，现在还没有定心做过一个算题。”



我把这信挂号递给呈贡的邮局，屈指数日子，盼望得到一封会使我兴奋的回信。

不到一个星期，徐季吾先生特地到魁阁来报告我一个消息：沈骊英先生脑充血死在她的试验室里。我还是坐在靠西窗的椅子上，隔着松树，远远是一片波光，这不是开迎春花的时节，但是波光闪烁处，还不是开遍了这黄花？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寄出的信退了回来，加了一个信封，没有夹什么字。再没有人去拆这封信了，我把它投入了炉子里。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

忆
《少年》
祝商务寿

商务印书馆既是一个印书馆，也是一个育才馆。它不仅以印书为全国人民提供精神食粮，而且为了印书也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学者。功在历史。晚近论人才的人每常怀念古代的伯乐。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我还在初中读书时，我的姑父为我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我成了这个杂志的爱读者。每期都要从头读到底。读了几期之后，就开始投稿，把听到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少年》杂志。



记得有一年的新年里，收到了该年第一期的《少年》杂志。哪一年我已有点模糊，仿佛记得这期封面上画着几只老鼠。这杂志有一度是以属相记年作封面的；以此推算，可能是一九二四年，我十四岁。我照例按篇章次序读下去，直到最后的“少年文艺”栏，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原来我发现寄去的那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已用铅字印在白纸上了。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

我也常自问，我当时这样热衷于投稿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呢？岂是为了好名？但是我当时投稿是保密的，连哥哥们都不知道，我从来也不要他们代笔或修改。在学校里，同学们并不知道我的笔名。岂是为了报酬？当时我是收到报酬的，是书券，可以凭券向商务印书馆买书。这似乎并不能说是有力的物质刺激，只是一种奖励。要问动机，也许是出于儿童或少年的创作欲，要求有所表现，这种行为取得了结果，可以给人以安慰和满足。日久也就养成了习惯和爱好。这种心理活动里外界的积极反应是必要的。《少年》杂志提供的诱导和鼓励，是养成我这种习惯和爱好的重要因素。

一旦养成了这种写作的习惯和爱好，要改变它也不容易。朋友们大多知道，我这一生中因为这种爱好而惹下的祸是不少和不小的。我也常常听到善意的规劝，何苦老是要写呢？弃笔焚稿，一生可保。我却至今未为所动。真如上了瘾，一时不写，手就痒痒。当然，祸福难言，功过奚论，我还是行我所好

吧。

我对自己一生从事写作并不悔恨，所以我对商务印书馆总是抱有感激之情，特别怀念培养我写作爱好的《少年》杂志编辑殷佩斯先生。我过去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当面告诉他，我在他的雨露中怎样成长的经过。前几年我特地向叶圣陶老先生打听；叶老和他是早年的同事，但失去联系，不知他的下落。他可能已默默地完成了他的一代的任务。他所主编的《少年》杂志究竟培养了多少作家和学者，我不清楚。但我是个亲身受益的人，我应当对他和同他一样的一代园丁，表示我们的敬意。

让我以此怀念为商务印书馆八十五周年纪念敬致祝贺。

一九八二年元旦于吴江县城



旧话相应

——《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柳无忌教授的长妹无非，今年五月给我来信。信中说：“友谊出版公司将出版一本无忌的散文选。……无忌请赵朴老题签，已经求得。他还请你撰写序言。”我有点为难。尽管我很早就知道无忌的名声，但是如果套用无忌所说和苏曼殊的关系，可以说还不大“相识”。当然我们是已握过手，通过名的。如果我回忆无误，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次政协茶话会上，我突然被一位发言人的吴江口音所吸引，真和我在伯仲间，一想，准是慕名已久的同乡柳无忌教授。会散，我走上去握手，作了自我介绍。那天围着他握手和说话的人很多，我想他不一定记得这件事和记得我

这个人了。

无非来信却说是她的哥哥要我为他的散文选写序，我实在不大敢相信，也许这是出于妹妹自己的意思吧。无忌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不但是个作家，而且是个研究文学的学者，怎会找我这个外行来写序呢？我尽管喜欢读文学作品，究系业余的爱好而已。我动笔作文，连“散文”两字也不敢用，只称“杂写”。非自谦，乃心虚也。因此我颇想复信婉辞。随信寄来的两本无忌的旧著，《古稀话旧集》和《休而未朽集》，一直插在书架上没有动过。复信却因事忙没有写成。

六月，无非又来信催稿。我刚从江苏调查回来，这次游焦山时，收到了“上帝给我的一点信息”，医生要我注意休息。我不得不从命，得到两天意外的闲暇，于是从书架上取出这两本书，从头读起，想藉以换换脑筋，作为养身之道。可一开卷就放不下了。晚上还偷偷地在床上看到午夜。读毕，辞写之意，固然已无，但是写序还是觉得不合适。我自己有个规定，凡是作者长于我，不写序，只能写书后。让我把读了无忌的这些散文所想到的一些旧事，写出来附在书后，题为“旧话相应”。

无非来信称我表兄，礼尚往来，我原本在此文开笔时，就得用这称呼回敬无忌。但又有点怕不合时宜，所以用了“教授”两字。这年头对人的称呼不得不费点考虑。我这种避嫌也许是多余的，我们两家有姻亲关系原是事实。无忌之父是柳亚子先生，无忌所编《柳亚子年谱》第3页，一八八七年下有“母费太夫人（同邑江城费吉甫女，费仲深姊），名漱芳，亦年二十二”。该书第1页，王晶垚序有：“他的母亲费漱芳，出身于仕宦之家，读过几年书，可算是清代大名士袁子才的三传弟

